

爱,是唯一的底层逻辑……

母亲在康养中心

◎曾春香

送母亲到康养中心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新建了一个群,群名叫“妈妈养老群”。

母亲已过耄耋之年,日渐衰老。挺拔的身躯日渐“缩水”,修长的手指变得笨拙,早年意外受伤的肩胛也更加倾斜。从客厅到房间那几米距离,母亲得走上十几二十步。老去的母亲是寂寞的,特别是父亲逝世后,她常对我们说“闷”。之前她跟小弟一起住,但小弟两口子早出晚归,白天大多数时候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个人。我们姐妹虽说也不时来探望,但不能做到时刻有人陪在母亲身旁。我们让她多到楼下走走,认识一些新朋友,但这对于母亲来说并非易事——一来母亲不善于主动结交朋友,二来小区里多是外地人,母亲蹩脚的普通话跟人沟通起来也障碍多多。母亲也不爱看电视,说是操作太繁琐了……

平常我去探望母亲,告别的时候她都会倚在门旁看着我进电梯,眼里满是不舍和期盼。每每这时,我内心总有隐隐感伤和无奈——虽说与母亲见一面就少一面,但身为中老年人的我们,肩上都有沉甸甸的担子,承欢膝下和职场奋战,难两全。

商量送母亲到康养中心的那个晚上,我因事晚到。当我走进小弟家客厅,看到母亲坐在沙发上,满脸笑意,心知姐妹们已经把母亲思想工作做通了。第二天,姐姐们去实地考察,看到康养中心像宾馆,基础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有护工轮流值班,还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提供增值服务。隔天姐姐们带母亲去体验,选了一个有飘窗的房间,母亲坐在飘窗边,悬空的双脚兴奋地摇晃着,活像一个小孩儿。我们在群里看着姐姐发过来的视频,倍感心安。

那一天晚上,姐姐就帮母亲收拾好了随身的物品。第二天早上,姐姐们就准备带母亲正式入住康养中心了。母亲坐在餐桌旁边,坐在她习惯的位置上,吃着她常吃的面条:爵士面上加上肉和青菜。母亲用枯瘦的手拿起筷子,挑起面条,慢慢地送到嘴边。母亲的心思并不在面条上。她侧着脸,看着熟悉的一切,眼里没有昨天的兴奋劲儿,而是无奈和忧伤,还带有一丝彷徨。我知道母亲的隐忧,她是担心我们

不要她,把她送到养老院一放了之。在母亲的认知里,康养中心就等同于一些只提供最基础保障的养老院。姐姐们带着母亲到地下车库,母亲侧弯着身子缓慢地走着,不时回头……

果然,母亲入住康养中心还没到两天,就吵着回家,像一个小孩儿一样闹脾气,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还赌气不观看康养中心特地为老人们安排的文艺汇演。我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在她的固化认知里,老人是要跟儿子一起的,哪怕是跟女儿在一起也不行。按照他们老一辈的说法,百年之后女儿的供奉他们是无法享受的。这些思想根深蒂固,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再加上母亲到了这个年纪,思维行动跟小孩子一般,不顺心就闹,让人又抓狂又无奈。

为了能让母亲安心,我们轮流去康养中心陪伴她、劝慰她。在外地工作的兄妹就在群里发语音。我们又唱白脸又唱红脸,好说歹说,让母亲知道康养中心是目前最高规格的养老之地,让她知道我们兄弟姐妹做这个决定的充分考量……几天下来,母亲也似乎想通了一点,再加上母亲得知我们当年的老校长也在康养中心,还有很多之前在机关单位退休的老干部也在康养中心,母亲的内心又释然了些,不再闹脾气不参加活动了。

可是母亲的执念还是反复“作怪”。兄弟姐妹免不了在群里吐槽,但最终都形成共识:不再吐槽,不再批评。统一思想,统一阵线,统一策略。这是一场孝心的持久战,钱是其次的,最考验子女的是耐心和宽容之心。子女必须要学会“不跟父母亲一般见识”,这样才能做到“久病床前有孝子”。我们去探母亲的时候,还会选择性地把一些照片、视频发到家里的大群,让小辈们也从中学会关爱长辈。

在陪伴的过程中,姐姐还悟出了一个窍门:就是用越南话跟母亲交流,母亲更容易听进去。我们一家是从越南归国的侨民,虽说母亲能够中越双语无缝衔接,但母亲的童年和青年的记忆是用越南语承载的。听姐姐在群里这么一说,不由得想起有一次姐姐陪着母亲,给她唱越南歌剧《兰与蝶》,母亲满脸陶醉的情景。为了方便护理,经母亲同意,姐夫帮母亲

把留了几十年的长发剪短。姐夫拿着剪刀细心地剪着,大姐在一旁不断地用越南话夸母亲。虽说夸赞的语气有些夸张,但母亲显然是很喜欢的。看到母亲情绪稳定多了,小弟一家去探望母亲。视频中,母亲跟小侄儿坐在床上,母亲一边轻轻抚摸着小侄儿的腿,一边跟小弟聊天,享受着天伦之乐。

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姐姐来电让我过去,姐妹俩一起陪母亲过节。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前往。来到康养中心,母亲已经跟其他老人坐在位置上了,剪了短发的母亲比原来精神了许多。我站在旁边跟母亲招招手,母亲微微笑了。来组织活动的是职业学院的学生们。在主持人的带动下,老人们玩起了击鼓传花,一束绢花在老人手中传递,他们笨拙地接过花,然后左顾右盼的才把花往下传。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想起小时候丢手绢儿的场面。一位88高龄的阿姨跟着志愿者走进房间,不一会儿换了一身晚礼服,披着头纱走到大众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小公主,大家争相拍照。一位叔叔高声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漏风的牙齿,苍老的声音,为真情献上岁月的金边。老校长也领着大伙儿高唱一曲《歌唱祖国》,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紧接着一位腿脚不便的外地阿姨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声情并茂地唱起了改编版的《天堂》: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北海,我的天堂……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九旬老奶奶,满头银发,身穿黑衣碎花上衣,手拿一朵红玫瑰高举过头,左右摆动唱着“潇洒走一回”,多么通透!合影环节,所有的志愿者们蹲坐在前排,此刻黑发与银丝同欢,笑靥拂慈容相映,画出了一个生命的同心圆。志愿者们还别出心裁为老人涂上口红,逐个拍照留念。我和姐姐也和母亲合了影。



老有所乐 徐绍荣 摄

回到房间,旁边的床位安排了一位老人苏姨。苏姨比母亲年长,互相介绍之后,母亲便一口一个姐姐叫上了。老人的女儿燕姐热情开朗。一番交谈下来,发现原来我们之间还有很亲近的缘分,这一下母亲更开心了。燕姐说:“还是到康养中心好,吃好住好,有人定时巡查,又有伙伴聊天。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一个个都是‘孙总’——照顾孙辈的总经理,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老人身边。”母亲在一旁听着,默默地点着头。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群,让母亲给外地的哥哥和妹妹留言:“你们放心吧。妈妈会安心在这里的,你们也放心去工作。照顾好身体,有空多来探探妈妈就好了。”从康养中心出来。我和姐姐边走边聊:“等我们老了,也考虑到康养中心养老。”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绕不过的人生课题。解题的角度很多,从个人的,从集体的,从国家的。而爱,是唯一的底层逻辑。

(作者为小学校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海作协会员。)

“我们不祈望别人的赞扬,只要每天看到花红柳绿就心满意足”……

漫步西南大道

◎黄嘉杰



城市绿廊 徐绍荣 摄

五月的北海,到处郁郁葱葱,西南大道更是宛如一条绿色长廊,从东向西贯穿市区。它宽近50米的中间林带,绿意盎然、草色青翠,没有闹市的喧嚣,甚至比公园还要幽静。我最喜到此散步锻炼。

立夏这天上午,我跟往常一样,准备到西南大道的西藏路段一带作晨练。刚步入林带,习习凉风扑面而来,舒适感油然而生。此时,一位多日未见的老同学也正好走到那里,我应邀与他沿林间步道走几段。

时值“五一”假期,到西南大道林带散步的人明显比平时增多,其中有不少以往难得见到的年轻人。慢跑的,快步走的,闲庭信步的,推着婴儿车的,坐着轮椅的……大家

尽情地吸纳林带的清新空气,享受从树梢缝中投洒下来的斑斓阳光。

沿道东行,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处悠闲人群的身影。树荫下,一位银发老者正持着萨克斯吹奏悠扬的乐曲;几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专注地练习太极拳;一群衣着靓丽的姑娘在放声歌唱。在各路段端点的休息区,有拉二胡、弹电子琴、抽空竹、甩体操带和跳舞的市民,个个兴致勃勃,各显其能。还有三五成群的大人小孩围坐在露营地毯上品茶、尝点心,享用温馨的野餐美味。阵阵欢声笑语顺耳而入,使人陶醉。

林带间鸟鸣不绝,偶尔见到它们在茂密的树丛中嬉耍的情影。好几对黑色的本地

果实挂在枝头摇摇欲坠。随着断断续续的“咔嚓”响声,成熟的木棉果绽开果壳,鹅毛黄的棉絮跃然冒出出来,抢享阳光的沐浴,犹如待哺的小鹅令人疼爱(过去人们在此期间摘下果实晒干、取棉絮制作枕头)。经过数日阳光浴后的棉絮变成雪白的绒球,一只只绒球包裹着一颗颗黑色的棉籽争先恐后跳离果壳,像降落伞那样逍遥洒脱地徐徐飘荡。它们轻落在人们的头顶,揉抚着人的脸庞,小朋友们欢笑着去追逐、捕捉,树丛像粘上了一朵朵雪花,绿茵草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绒,一幅幅精美的地毯呈现在人们眼前。

沿途所见,两旁大道车水马龙。公交车、

小轿车、大货车、冷藏车、集装箱车首尾相接,带着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嗡嗡”声有序地奔向各自的目的地。清扫车、喷雾车、洒水车缓缓而行,兢兢业业地当好“城市美容师”。裹着黄、蓝色工装的外卖、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穿梭。身穿红色马甲的环卫工人沿着路边打扫落叶,清理杂草。一组组辛勤劳动的场面化成流动的风景线掠目而过。

逐步前行,看见每一段林带都有几个人像蜂、蝶恋花般地在花木中忙碌。他们身着“北海绿化”嫩绿色工装,戴着斗笠,顶着骄阳,汗流浹背地给花木喷淋、修剪、除草、施肥、杀虫和清理枯枝枯叶。攀谈中得知,他们中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女同志,有些已工作了十多年。由于近期气候干旱,他们当天未等假期结束便提前返岗,及时给花木补充水分。为了装扮城市,他们不管是三伏酷暑还是三九寒冬,即使天梯风沐雨,也从未退缩。这里的每一株花、每一棵树都有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汗水和满腔的思念。他们说:“不祈望别人的赞扬,只要每天看到花红柳绿就心满意足了。”

此时,一辆洒水车正好路过,车上写有“城市因我而美丽”一行大字。我不禁肃然起敬: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和担当。正因为有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者在平凡的岗位上挺膺担当、埋头实干、无私奉献,我们的城市得以越来越绿,越来越美,越来越安全,越来越繁荣……我们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创建者。

我举起右手,由衷地向劳动者们致以红五月的敬礼。

(作者为北海港退休职工。)

看在眼里心烦呐!”“学糊涂点儿,就不会招人厌,懂吗?”我暗暗笑:“人间清醒,难得糊涂!”

以我的步履,在公园走一圈也就十分钟。我走了三圈,不过半小时,而那对默契相随的老年夫妻还在半道,快不得慢不了,有时坐下歇歇聊几句,一前一后鼓励着坚持走着。我溜出老人散步队伍接小女,身后的公园依然歌舞曼妙,乐声悠扬,人声鼎沸,一群人间清醒的老人,老有所乐,走在幸福的步道上!

(作者为北海人,公职人员。)

民族情 一家亲

到北海旅居后,生活方式最大的改变就是由原来在东北老家的每日三餐改为每日两餐。以至于到了晚上,常常有饥饿感。有天晚上,我和老乡散步,路过小区楼下的一家新疆烧烤店时,见屋里屋外的长条桌坐满了食客,烤肉的焦香和孜然的辛香在氤氲的烟气里袅袅升腾,直入口鼻。正觉肚子饿的我们抵不住诱惑,相视一笑走了进去。

老板夫妻俩一看就是新疆人。在我的意识里,总觉得新疆羊肉更纯更香。于是,我们要了几样烤串,几瓶啤酒,大快朵颐。果然是新疆的羊肉串,味道正宗,肉质肥美,咸辣得当,内心直呼过瘾。这个小店店面不大,但是人气旺,客人们一会要这一会要那,老板小两口笑容满面地忙碌着,那份真诚和开心也感染了顾客。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因为这个新疆烧烤店和我家距离近,味道又好,我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和老板夫妇也就慢慢熟络起来。这个年轻的小老板每天早上都会坐在门口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串着肉串儿,我散步路过,就会搬个椅子坐下和他攀谈。他告诉我说,他们两口子都是维吾尔族人,老家在新疆和田,他叫来提甫,来北海开烧烤店五年了。因为喜欢这个城市,已经在这里买房安家。

来吃过羊肉串的人都知道,来提甫烤的羊肉串味香、串大、肉多、价低、干净,再加上他们两口子愿意搭话,善于与客人互动,因而店里总是客源满满,红红火火。食客们每次都能在温馨快乐中大饱口福,尽兴而归。很多素不相识的来吃烤串儿的人,经常喝着喝着、邻桌之间就唠了起来,唠着唠着就合到了一桌,肉串放到一起吃,酒掺在一起喝。特别是遇到维吾尔族、蒙古族的汉子更是豪爽直率,不把你喝醉绝不会收手罢休。小店里,客人的喧哗声,主人的应答声,酒瓶的撞击声,烟火成趣。有时,维吾尔族、蒙古族的同胞还会即兴载歌载舞,烧烤店里欢声笑语,一片热闹。

时间久了,小区里的居民都和来提甫熟悉起来,没事的时候,都喜欢来小店坐坐,听他讲新疆的风土人情,讲他家族的故事。来提甫夫妇总是笑眯眯地热情招呼,久而久之,他的烧烤店竟然成了大家的打卡地。

来提甫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有一次,我的家人从东北给我邮来了冻的大鹅,家里没有砍刀,怎么剁成小块呢?来提甫得知后说:“小意思,拿来!”他把大鹅放到他的大砧板上,几下就剁成了可以入锅的小块儿了。有时,小区里的人需要暂存寄放东西,都送到他的店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存放妥善保管好。谁家有人客来,我们图方便和便于客人好找,也常常安排在他的烧烤店见面,他都耐心地给沏茶找座,全程服务。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陪来北海游玩的老乡在来提甫的烧烤店喝酒,因为见老乡亲切和高兴,不善酒力的我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中午醒来才发现手机不见了。我急忙来到烧烤店,还没等我开口,来提甫就笑呵呵地递给我一个焕然一新的手机。原来昨晚喝醉,手机滑落直接把屏摔碎了,手机壳也裂了,来提甫送我的时候把手机留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去手机店给我换上了新的手机屏和手机壳等我来取。我要给他钱,他说什么也没收。几个老乡知道后感慨地说:“真是个厚道实在、重情重义老板!”

来提甫的正直和热心同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回报。有一次他踝骨扭伤,不敢动弹,小区里的几个人得知后主动来到店里帮他串肉串儿、备料、洗碗碟、搞卫生,忙了三四天,一直到来提甫能正常工作为止。

现在,来提甫的烧烤店成了我们每天必去的地方,有事没事都要去坐一会唠一阵,天南地北,野史雅趣,开心至极。来提甫夫妇也很享受这种热闹,不断地递座倒茶。谁要回老家了,也都要在走前来烧烤店跟来提甫以及大家告别。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结缘交友,其乐融融。

真是小小烧烤店深藏着大情怀,小小烧烤店联结着民族一家亲,烧烤店的笑声已经成为了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人,现旅居北海。)

羊肉串串起四海情

◎战继和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结缘交友,其乐融融……